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一

寧海潘　頴　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　晃編集

序

武寧縣志序

武寧為南昌屬邑僻在萬山之間數十年來士之業詩書者或無心以出而縉紳之東西者少至部使者亦往往間歲一臨焉故在今郡邑中以山縣稱甚者不考其實而忽其名即乎今而

輕乎古其原則係於典籍之無徵也四明馮公
瀾鄉視篆以來圖訪舊志蕩然無復存者僅得
永樂間草創寫本閱之而知其槩乃言曰永之
冉溪陽山之區冊尚托諸文字以顯是邑也挈
而置之當不在壯哉者後嗟是志有不就則前
美莫彰晚出弗勉殆相須以趍於輕且忽者而
終無以解乎人言矣遂走使豐城俾廉執筆從
事廉既至於所謂寫本者詢以故老之傳聞參
以舊家之譜牒而質以豫章一統諸圖志研精
三月始克就緒雖有愧於一家之言幸而傳之

夫人覽之知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風俗如是物產如是戶口如是貢賦如是疆域如是古蹟如是則於是邑也必不以易視之而聞風興起者亦將以不少矣馮公引重之意其庶幾乎或副哉雖然昔有作海賦而不道鹽不道鹽者廉竊惧其鹵莽不止於不道鹽也後之君子其是正焉馮公名琦起自賢科其治縣存風教於法律之中寄精密於簿書之外而人材之洗濯又歆鄉曾武岑者即此一舉而其用心亦可見矣志凡八卷卷首弁之以圖其不小義例覽者當自得之

賀徐公懋經八十壽序

璀山熊東昇於火巷徐公懋經甫為孫婿以公年八十授賀箋於予因與話及火巷之徐人皆知其出角陂角陂之徐人皆知其有矩山矩山登宋寶慶間進士任提刑終伯爵至于今日雖閭里三尺之童亦能道矩山之名是為吾豐儒人丁理宗度宗朝江南不附賈似道者文天祥數人而矩山獨以赤手障狂瀾是為吾省儒人似道權傾人主舉朝多以周公輔成王諛之而矩山嘗以公田之議忤似道是為有宋一代儒人予嘗於風晨月夜坐

談吾豐人物至於矩山先生必扼腕嘆曰後生㬋
出何敢望其風采然求徐氏之族於次巷者語其
人則衣冠雅素臞然儒也語其居則屏几瑩潔光
可鑑也語其顯者則代不乏人而駸嚮用者又
肩相摩於道也此非矩山詩書之澤所不斬者哉
抑有說焉牛犢起為豹蟬朱輪變為白屋世道無
恒尚矣而徐氏于今去矩山三百餘年獨能守其
家教如一日是必族有長者相繼而維持之也今
徐公巍然之壽白髮紅頰深衣幅巾歲禮於令為
鄉飲大賓此長者其維持乎徐族者歟是壽也不

獨為徐公賀當為矩山先生賀曰乘祭之家教者幸有人然予未暇為祝詞者嘗聞古之達人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彼三萬六千日予寔不解以之而諛人話終録其首尾付東昇為八十壽序

賀陳君善文四十序

予與善文姻兄相闊不見者八九年今年春予至坊山見君貌益豐碩異往時坐我新居中縣極素壁明潔可愛皆君所鼎新問其似續則曰尚復闕此予亦有是慮相顧一笑未幾其族人相率賀其四十初度能詩者詩於予則以序見諉竊惟人年

之可賀正在此時耳何則精神健志慮強足以有
爲凡百可待驗尋老境則感慨係之所以建功業
者有髀肉皆生之悲爲文章者有聰明不及之嘆
髮短心長亦無及矣君體力有加於昔於先人之
舊田廬又能擴而大之精神志慮有爲可待類如
此宜諸公於此酌酒相賀而申之以詩也詩若干
首大抵效南山有臺體而雜以斯干熊羆之意效
南山所以羙其德而祝其壽雜以斯干若莫其夢
寢之祥而弄璋之早也君溫溫坦夷天之所助定
如諸詩所云者君姓陳氏世家坊山云

員嶠熊氏族譜序

員嶠熊氏蔚然爲豐城鉅宗其先遷自下坊序下坊之譜者謂豐城之熊如罕岡如松湖如鄱坑如官店如筥橋皆出番易太守縉之後而下坊又官店遷也始員嶠下坊合譜予過家姊夫君遠并謁其從叔祖彥秉出以見示且屬所以續之者予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欲一一而齊之難矣是譜之衍家派尚未若是其繁也及其後也益綿益延益昌益熾欲一旦而合書之其難也已故罕岡自譜其罕岡松湖自譜其松湖鄱坑自譜其鄱坑筥橋

自譜其苴橋官店自譜其官店豈非亦以合書之難哉今員嶠之譜不若亦自譜其員嶠庶乎近而易知簡而易詳而事或易訖也彥秉君遠僉曰然予乃為之粗加隱括斷自原德為員嶠之祖而清江而毘澤而皆譜於員嶠者世系未遠又不得以下坊例視之也於乎一人之身而為千萬人之身為熊氏者其有味於老泉蘇氏之言哉

雲林行樂圖詩序

熊君順德豐城埂頭人也讀書不求用於世不得已應人之求嘗為鄉里子弟師性不耐聒復辭去

君之言曰良辰美景天與我以時白水青山地與我以所吾幅巾杖屨往來乎其閒聽鳥鳴之啁啁泉聲之泠泠樵歌牧唱之互荅則耳焉爲之適觀烟雲之藹藹花木之欣欣猿升鶴舞之下上則目焉爲之適荅蹊草徑適吾之起而游楓根石磯適吾之倦而憩當夫吾之樂是也乘堅驅良初不知其豪彈絲吹竹初不知其美金張許史不知其貴且榮也白台閭須不知其艷且麗也鷦鷯之巢林偃鼠之飲河吾知樂吾之樂而已他何所望哉君既以此自多命工繪圖名曰雲林行樂於是乎能

言六士相率而詠歌之衷之成卷介其子增[illegible]
生葉釗求予為序釗嘗從予受易穎敏可愛是固
有不容於辭者夫人固有閫于雲林而不知其樂
者有欲求去之而不以為樂者田夫野老與木石
俱頑雖盡日周旋其間如嚼木札殊無意味假隱
捷徑者一寓焉則與巖扉相絕如仇讐然自非草
芥功名而才足以品題風月嘲弄山水其孰能知
而樂之哉若熊君其庶幾乎知而樂之者宜其不
以彼而易此也抑二程學於濂溪每令其尋仲尼
顏子樂處而明道亦有時人不識予心樂之句令

之樂與古之樂何如飲洙泗之水酌陋巷之瓢以披襟乎座上之風吾進而有志否乎

八仙慶壽圖序

抗溪熊君揚持八仙慶壽圖屬予序之以爲尊公竹隱先生七旬壽古今言壽必曰神仙蓋其保形鍊氣有長生久視之術其視人世眞曉露風燈耳然朱子嘗云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意其歷久無不散者然雖得壽在吾儒不甚貴也彼若盜元運之秘竊造化之機豈若吾儒之所謂壽而必

泰於德者哉吾儒之論德有大小之分而壽有上
中下之異故曰大德必得其壽以大德如帝舜則
其壽底于百有十歲也士君子於此果何為哉亦
惟移慕神仙以慕聖賢移學修養以學修德則於
壽也固可兼而有之矣近可以貽後代之令名遠
可以扶綱常於千萬世將見後天地老而凋三光
者端在於是豈神仙之足云乎昔有問程子以修
養之術曰吾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
心氣程子此言蓋修德中之修養也聖賢之神
仙也請以為竹隱先生告他日有言呂洞賓鍾離

權者則曰吾將從董華采藥於歷山之陽予姑退

同年會詩序

辛亥夏五月上澣予同年官于南都者率會飲于城西闉之靈應觀凡四十有三人大意以敦同捧之好而交相勸以德義也是亦歸於厚式維時廣堂列坐緩酌交酬絲竹之奏既以清和樂語之呈無不嚴謹雍雍然及暮而歸信可樂也後日彭廷評汝言以書諗于衆曰丁未同年三百五十有一人同年之會至於今凡三舉矣始舉于京師之朝天宮是為戊申再舉于南都之永寧寺是為庚戌

[illegible]今後有是舉縉紳之好莫盛于此往者率未有述古人云不有佳作何申雅懷諸君某圖之會曰然遂各有長短古律詩而送評屬予序之予自登科後是歲六月尋壓南還屬戍前九月北上初會洎再皆未預今歲首夏來官南都會而乃克預焉夫是會既為得預之始而獨有文字視昔加詳則往者未得奉陪諸君之心亦可以以慰矣第愧謭陋不工於詞然竊有聞焉昔宋張詠嘗言其榜中得人之多如李沆之慎重王旦之深沉寇準之風采皆歷數之至今以為知言予同年中於數公豈

無有景仰之者又豈無曰姑舍是者幸相與共勉之使後之人不以予言為夸使忠定之品藻不得專美於宋則甚矣其他固不暇及也是月中浣序

封給事中馬公榮壽序

禮科給事中馬君舜達官南京逾年始迎其尊公先生來就養舜達生長北方初疑東南風土或非老人所宜久之諳其暄涼之調適而水陸之珍尤所易致兼有都城之鉅麗而無化衣眯目之塵淤乃決意是舉耳既而舜達以三載書滿復扶侍先

生以還蓋馬氏世居歷平爲簪纓鉅族歲時伏臘
往來鄭重宦途之適在先生誠不足以勝其鄉園
之樂而又有四丈夫子皆處於家客居固不足以
又留先生也先生去未幾得受封為南京禮科給
事中於是科中洎光祿尚寳諸公追惟疇昔謂先
生之在南京當其七十誕辰吾輩嘗奉卮酒爲壽
是時先生出見客尚服隱者之服今年齡益峻命
服在躬想其儼然於高堂之上榮有加矣在吾輩
可無賀耶乃命廉為文將以為先生壽廉也奚文
之能為第念與舜逵進士為同年仕為同官交誼

甚厚又嘗獲拜先生以沾壽筵之餘瀝有不可得而辭者竊惟人所甚欲皆天之所甚惜而不輕以畀人者也矧得之多者乎自昔以七十為稀年而先生超而過之將趍耄耋期頤之上自昔以榮鄉為晝錦而先生帶諫垣之銜相羊閭里桑梓之間古今人有子仕於朝者未必皆有子以處於家而先生出有仕之樂而入有隱之趣則天所甚惜而不易得者皆畀於先生之一身而其積於己者不其厚哉先生天性敦朴忠厚有餘天之所畀者吾知其始未艾也況舜達他日名位愈進而 恩典

愈加不卜可知矣先生大父景膺　恩典贈至南
京兵部右侍郎而亦自封給事中始此其先世之
足徵者而廉又安得不有望於先生也哉先生字
　考嘗為太學生竟以不禄則其得之於天矣
之彼而收之此者固已遠矣自今其倍加愛護哉
金陵之風景猶昨也庶幾弭求

　龍江贈別詩序

朝廷重長公主大昏之禮以客部主事翁君懋乾
擇駙馬於南北兩圻甸暨山東河南之地君所至
極搜訪精鑒別凡經二時跋涉道途幾千里邐迤

抵南都盖自京師而來至於此而止且將還于朝矣故事擇駙馬惟在美風姿偉外觀而已君兼而求備其内故事取必其人于父母之賢而已君則并以察其身其意以為外間擇壻猶欲得子弟之聰明知書史識道理如所謂坦腹東床者而況天家乎若君可謂知所重哉以故軺車所歷有過一省連數十郡不舉一人者不敢以易也君可謂知所重哉夫世之論文章政事者類離而二之主政事則嗤文章以為迂主文章則詆政事以為俗然不有通儒全才乎君以 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

中讀書中秘作為言辭稱雄儕輩中內閣月試往前列久之得拜今官方其挾策為文之時固求見其當局何如也及一旦臨之以事如今日者乃能如此則君豈易及哉君餘姚人經學獨有源委餘姚之士習易自其大父始以易登甲科自其尊公始鼓舞傳有自然須益造其極哉造其極則雖功業撼天地有不難者矣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竊於君有望焉君行南都士大夫悉有詩篇以為贈應登科被選皆綴君後君復責以不當特短章隨撰例因勉為之序云

贈周教授之任序

士之仕于藩封者實有輔導之責厥任果輕乎哉古之人有事此職而不敢苟然為者其必有見於此矣夫以帝王之資自與常人異然生長深宮之中尊居臣民之上苟於朝夕獻替之間不得夫從容納約之道其不至[illegible]衡門之瑟而蔽[illegible]之體者幾希周君大用初以明經舉於有司[illegible]陵王府教授既而以次[illegible]尚主得改任南渭[illegible]府吉水[illegible]國人其先[illegible]初科崇述孟簡以[illegible]第道名一甲自是而後[illegible]仕[illegible]服者屢有其人君[illegible]學[illegible]仕

有繫於家而所以爲輔導者固宜有以繼
之否則其何以膺賢王之寵而至於婚其子而
始終体貌之不衰乎君去此之彼固易地則皆能
爲之然豈可以是而遂自足耶我　朝親藩分建
天下其初稱蜀府之賢爲最雖其資禀特異學力
過人要之一時輔導之臣亦有其道耳今天下有
能談其人者君知之乎抑以師東里公吾省一代
偉人而君之鄉郡先輩也寔起家審理其所以舉
其職者鄉之故老豈無有能言之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在矧君家孟簡公亦嘗仕至長史君其以

數公爲師而所以匡其主儷矣　蜀先主獨秀王

藥中此則　朝廷所以設官輔導以篤親親之意

而君亦可謂寧舉其職而不忝其鄉與家之前聞

人矣君之官取道南都冬官郎中夏君育才以其

子爲君壻也乃率鄉之搢紳爲詩以贈之而屬予

以序予因序以爲君告焉

伊洛源淵録新增序

晦菴先生所編伊洛源淵録自孟子以後道學宗

派具見于此燕堂觀先生答呂東萊書則其録

去取凡例悉有深意而宏綱大旨初無遺憾焉猶

但其間謂呂原明學佛事不必載而卒載之又謂呂晉伯和叔事不當附而卒附之豈以録成而未暇於更定歟然此豈惟先生之論顧固有疑於是矣因謂先生之為此録既有未盡之意不若取先生平日之言有及於伊洛者幷以附之庶幾讀者有所折衷而不昧於從違之間也用是輒采先生文集語録中議論增入于各條之下而於晉伯和叔事亦別出之舊題藍田呂氏兄弟亦僭去之而於寶文宣義正字之上各加呂字倣程張先生兄弟例既成序其所以至於不為入耳出口亦竊欲

自勉焉而不敢負大賢編集之意云

送劉生歸麻城序

予守制家居劉生天和奉尊君明府之命來從游焉始予以陸象山嘗譏范文正呂東萊居喪教授數四辭之明府不可或又謂朱子釋古人居喪不授業謂業者作樂之具古人遭喪不作樂非不讀書也彼教授者不過讀書講明耳無以重違其意乃諾之時予憂且病生月亦止三五至如是者將半年而予之憂而病者亦半年而未已也生歸麻城來告別予念與生相處爲日甚少而今之爲舉

業者章章皆有字眼句句皆有主意以相處之暫如此宜其語之不詳豈能遽有所益且予向之為此也自知其不工而今之棄此也自愧其已久以不工之業當久棄之餘其無以副生之求者亦無怪乎其然矣然觀生之資實可與進道而不止於舉業者間嘗嘗詧之又見其果有志而亦不安於是焉於其行之迫而言之不得以盡也則約其辭以告之曰昔伊川謂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至四十而仕中間有二十五年用工義古人出仕之遲而得以專力於學也又謂後之人自童稺已有汲汲趨

利之心蓋慮科舉之誘人而不得以久於學也今生之舉業已可及第早晚决科未可知也予獨謂宋諸大儒未嘗留意於科舉之學而往往能取進士至晦菴亦嘗自言少時作舉業經義止於十五六篇而已不寧惟是雖今之人有取上第者或作舉業亦甚不多其人皆可縷數以是論之則舉業之作豈在多乎抑予之為是言者非誠生絶不為是也誠喜其資之可以進道而恐其為所奪也生其勉之

劉秩秀才輓詩序

廳內弟劉秩甥舅氏上杭司訓先生之季子也先生以諸生游邑校時早教成秩令亦游焉每秋試必與之俱人輙謂劉氏父子定有捷者既而先生以歲貢士授今職略不以科舉不得為觖望者以有秩在也亡何秩遽以夭死傷哉秩遭母憂將免喪欲之上杭覲省盖念即吉則不得去學校時秩之母先和在荊湖乃往會以偕行竟得疾卒于南康之途次秩之死也人之哀之豈獨我輩盖一時士夫於其櫬方至而哭於其冊窆之方懸而臨于其壙而又復以其執紼之餘慟形而為篇什者累累也

和痛其弟之死於未逮與夭於是乎屬㢑以序之使傳焉嗚呼此可以知秩矣昔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據床而不哭以朋友未有出涕而内人多行哭失聲者今觀於秩何如故曰可以知秩矣雖然士友之於秩如此亦可以警薄俗矣歸諸和而藏之㢑後有所考焉

賀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㢑曲江易菴舅近日過舍與家君坐譚間因言學前素菴舅今年十二月壽周七十失記其日家君聞之亟欲待日以為賀僩僩易菴舅以所嘗重修

劉氏譜付家君校定猶在焉遂取驗之果寅
月生第其譜例不書始生之日莫可考見越數日
邑庠群偕來取文以賀素菴舅之壽乃知誕辰則
二十又七日也藤嘗覩吾外氏之族其居學前居
曲江居南莊居梅岡其人讀書類忠厚謙謹不失
為儒不然則亦退讓不能為鬬爭事故在鄉黨閭
不問可知其為劉氏也劉氏自宋以來居學前曰
曲江曰南莊曰梅岡並自學前而遷也其間人物
在前代若斌之之浙東提舉元之之贛縣典史雖
官職之有隆有庳然皆足以亢其宗者至今人能

道之至於　國朝若國學之助教今上杭之貳教汀州之郡傳俱以儒宦齊其先道雖然此其仕者耳若易菴素菴則又隱而傑然而儒者也素菴舅明經教授鄉里不應公府之辟暮年林壑之趣尤適蓋以郡傳為之子能頻頻移俸以供滫瀡之具近時又居袁州月餘扁舟往來為親不淺是又以次子為宜春掾故耳今其壽也偕配范孺人同慶一堂之上歸然齊眉此誠古稀之尤者其可樂也已廉以母黨之親趨賀之心寔不在諸君後謬為所諉不敢以不文辭焉

分類程氏遺書序

廱既取程氏遺書以類分之或曰朱子門人嘗欲爲此朱子謂只恐言仁處或說義言性處或說命難於入類耳今果何如廱曰是誠有如朱子之所慮者但愚性善忘此書所記散出互見聚之一處則易於檢閱他未暇計也或又曰朱子之編此書以李端伯所記無錯置之首卷其餘則亦各有主名今若此不免亂之矣廱曰書在於人之善讀必拘於其人所記而不虛心以求之豈朱子之意哉或又曰善讀有要乎廱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此善讀之要也此朱子之所以詔我後人

也或者退因書之以諗觀者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一

序

象山先生語類序

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寖出于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其學者亦多持守可觀則固有以處先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廡偕類之釐為十卷讀者誠能以朱子所謂尊德性之說而求

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贈僉憲蘇君提學江西序

國家於作養人材拳拳注意近歲以來慮校官或不得人率網羅舉人以充之間有歲貢與夫他途者亦必甚嚴其選復慮提督憲臣或不得人時出館閣以補之夫館閣之不外補也舊矣豈非獨重茲任乎至於　璽書諄諄尤以迪正學為言　列聖相承其於人才可謂養之專而望之厚矣然今天下之才其所成就則各有不同者其果係其人資質之高下與夫自養自期待之不同乎嘗謂先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正以自王公國都以及
閭巷莫不有學而教之之法且尤詳也今自京
國學之外天下之廣凡徧州下邑以至窮鄉僻處
在在有學學之多幾倍於古矣而小學四書諸經
次第而治其教也亦云詳矣何道德之猶未一耶
雜然　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而又養之專而望之
厚也如此則人才之三代其亦漸庶幾矣乎邇者
江西提學僉事員鈌　廷議謂非翰林非學術道
德足以師表者不可乃以編修蘇君伯誠名聞
上曰俞命下之日咸謂得人於是與君厚善者謂

不爾無言以贈謬屬之蕭君抱負卓絕自其游胄監時已知名海內由茲以往其大者固不出乎本原之地若其條敎之末可試一講之乎伊川謂月試日使之爭不若改而為課今固已行之矣又謂立檢察士人行檢法今或興或廢大縣亦多有之矣然其爭也猶不止於試而檢察之籍記者所謂孝廉如泥又不能無焉果將何以處之在伯誠必
利道矣

贈杜大守之任序

於都勾之疆土設軍衛以守之而已於都勾

之生齒分長官司以治之而已至於今日重熙累洽　王化所及無遠不屆則固不容於異視之矣近者　廷議用巡撫重臣言府於其間而其守則擇人以充之官于是者亦固不容於異視之矣吾豐城杜君玉節以廉州別駕滿九載擢守是邦於是爲都勻計者喜得玉節之賢爲玉節謀者稍疑都勻之遠而玉節則初不問也喜玉節之賢者以其爲二於廉也人歌其政既獲　推恩上及其親而下以及其室且有今擢貳難於守猶爾況守乎宜都勻之人之將被其澤也疑都勻之遠者謂廉

已瀕海踰嶺民猺相揉雜而都勻西南夷之地其入中原之版圖尤後其僻且夷殆不止於廉而已惟吾王節則曰自吾之入廣趨廉也人以爲治廉當如何居廉當如何比吾之至廉也惟知行吾之志而已吾未嘗不安於廉而廉之人未嘗不安於我則今之都勻猶昔之廉州也吾惡知其他哉鄉之搢紳聞其言以告予且命有以贈王節予曰王節之言得之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王節之言得之抑都勻雖新府而守之權尤專盖獨受　璽書以往軍民夷苗惟其所治夫守

於郡既尊而郡守之權尤加於他郡守則吾王節異日之所建立豈特如廉而已哉

盛處士輓詩序

廉與盛掌教謙夔丞年同遊邑庠既而其循子治復來授經因是知其尊公孟純先生之賢爲悉先生平居儼然巾絛對坐客清談竟日不爲世俗笑語詡詡其行修之家而足以化其鄉其學雖不見之于世而其子若孫則未嘗不以致於用者期之廉在邑庠時當有司歲舉鄉飲或有事其間輒見先生巾絛而來歷階而升位在三賓之列蓋縣

之長貳學之卯生固欲賓先生也先生卒成化庚子壽六十有九縉紳士皆有詩以哭之茲學夔以書滿至京師收拾諸詩而徵序於廉廉忝知其三世奚容辭爲先生別號探古翁孟純其字世家豐城其在宋南渡有璲溫如者與邑人于革去非齊名嘗偕謁晦菴朱文公有贈于盛二生詩今晦菴文集洎縣志皆可考見文公訪南軒張宣公還自長沙道經豐城亦造溫如之廬復有盛家洲之句則其前固有人矣學夔之進未已而治之取科第有可必者然則先生之屬意於後人其不負哉

崇孝錄序

歲丙辰廉釋先毋服赴　闕下時同年主事徐君壽卿方解官禮部奔其　尊公一誠先生喪今年戊午廉以老父故得遂南　請過家道淛因獲訪壽卿于麻溪之上而壽卿服已及禫矣相見感嘆而霜露之愴愛日之誠皆有不容自已者坐定壽卿出所謂崇孝錄以見示夜又張燈閱之則一誠先生偕其配杜安人封贈之　敕在焉壙墓之文在焉祭奠哀輓之作在焉壽卿憂感中繕寫以鋟梓裝潢以成編上以尊　君恩次以重朋情要其歸則

欲顯親於父遠也其用心不亦足尚哉先生安人
壽皆大耋以上其平生梗槩徵諸制詞其詳細
攷諸行狀墓文其旁證而互見則散出於奠輓之
類後之欲知先生夫婦之賢者固不逾乎此矣然
吾壽卿老成端恪交于一時賢俊甚多聞見甚博
他日益加奮勵蔚爲名臣書之史冊使稱壽卿者
本其所自曰翁之家學母之內教則所以顯親者
殆不止於此矣壽卿其務茲哉一誠先生字別號
一誠封承德郎禮部祠祭司主事杜安人蓋追贈
云

庚塘熊氏譜序

豐城之熊多祖鄱陽太守　縉若庚塘又自邑官居而倉步而再徙者也豐城祖景延庚塘祖銓今觀庚塘譜以景延爲一世明其所出也以銓爲七世見其所承也由銓而下著於譜二十有二世亦遠矣哉其譜嘗修于十一世國文復修於十六世彥清彥和彥昌茲又修於十九世曰鍊曰衍輩其法損益于歐蘇而不盡同然歐蘇抑豈盡同於古哉使宗支明而昭穆序亦云足矣嘗觀蘇譜所列世系甚近歐譜雖遠固有斷而不續者今熊氏譜列

至二十二世而事蹟無闕其屢修之力乎程子嘗謂譜牒廢人家不知來處便族塘熊氏之譜非此三修之力其何以知其自倉步自官店自鄱陽也耶熊氏世有人哉予於其留意於譜之一事見之也雖然歐蘇之譜一經老泉六一之手遂皆名天下二公皆文人猶爾而況不為文人者乎熊氏之後益思所以自勵哉熊氏某一日持其譜偕予從叔父尚貴來徵譜之序予叔父娶于熊某其尊行遵其意乃綴鄙語于首簡云

山谷先生詩集後序

涪翁先生之詩世　多好之而得見其集者少也
時間有寫本出焉　後有得而刻之者然非其集之
全也此編有内集　外集別集或謂其詩乃洪駒父
所刪集或謂其自　分爲内外集外集即焦尾弊帚
兩編或謂李彤冊爲外集黄㽦復爲別集而其詩
蓋全於此矣此乃江右提學僉事莆田黄君仲昭
家藏舊物而寧之邑校生陳氏沛沾兄弟之所刻
者也先生所爲詩文與其爲人其出乎一時師門
朋友之所推重者姑置勿論至於卓扎大儒之言
足以取信於後世者則有延平李子晦菴朱子焉

延平稱其謂濂溪周子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晦菴稱其慈祥孝友復稱其詩精絕巧好無餘自成一家合而觀之而世之論先生者於是乎定矣先生嘗遭章惇蔡卞中傷實錄之罪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嘗與趙挺之有隙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指摘管宜州所至輒治畦灌圃爲終焉之計泊然不以遷謫介意非其了生死脫世累輕患難顏然變物游息能以至是耶先生每教人治經乃文章之根治心養性之鑑又數與高僧游究竟禪悅其

得於儒釋未知其孰深使其親見所謂灑落光霽之人而得尋仲尼顏子之樂自壯至老一意於主敬窮理之學則其所造又未知如何也沛一日寓書留都告廉曰沛等所刻山谷集已得東白張學士序諸首執事其無靳一言且謂其先君鳳岐嘗以涪翁邑前賢圖刻其集而未遂故其成此也勇之甚是皆可書也書之俾置于三集之後山谷先生初號涪翁則居涪州所更號姓黃氏其出處梗槩則載之宋史云

近年彭刑書鳳儀有　國朝名臣贊錄自謂錄倣
朱子宋名臣言行錄然或者議其所收大狹而廡
則惜其於諸公事蹟限於人載一篇而止未嘗無
取傳采悉如朱子所編之法似覺有所未備於是
過不自量輒於暇日繙閱　國朝諸家文集與夫
記事之書於凡諸公之言行一以竊取朱子之法
類而聚之所愧聞見寡陋率易成之而於朱子之
所謂掇收其要者有未能焉剟朱子之書論者謂
其下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而於國家盛衰之故
亦隱然備見語及於此則豈廡之所能窺其藩籬

我彭本賛論謹嚴悉以采入原所收三十一人今
增至五十四人云

贈尚寶卿韓君考績序

士必有所養而後有所用方其無事之時於天下
之理無不窮於天下之事無不講蓄之久而積之
深一旦授之以任凡　朝廷之大事体生民之大
關係治然無疑可以言之可以行之矣然事理無
窮而人之所養亦或有限使一出而終身乎勛勤
轇轕之途而無有以為寧靜澄澈之地則前之明
者未能以不敝吾之所養日耗且竭而用亦為之

漸窮矣此養之不可以不繼也南京尚寶卿韓君
以辛丑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自居職以來所謂尖
事体大關係侃侃直言士論韙之非於事理窮之
熟而講之素者乎給事中今之言官也人知是官
之可以言而不知所言之亦未以易否則言矣果
有益於朝廷有益於生民乎果皆其大者而不瑣
屑乎此士之所以貴乎有所養也韓君其真有所
養與何其能言之如是也君以六載陞通政司右
參議又五載調今職始之以禮科禮科之務雖清
而非簡也繼之以通政司亦云煩矣使君日五鼓

恭候　駕出　奉天門奏事退而理封駁諸務
居官恒如兩地又安知所發能如今日否耶茲來
留都居尚寶最清之局卯而入辰而出日得披閱
乎載籍考求乎政務於理之已窮者愈窮於事之
已講者愈講由此而太任之來不亦尤沛然矣乎
君陝之慶陽人陝周秦漢唐之故都其人物未易
以舉　國朝以來司馬王公公度及今冢宰王公
宗貫皆一代偉人司馬之忠勇要有所本庶恨不
能悉其平生用力之詳至於冢宰退食之暇不離
書冊然惟五經四書緊要之書自餘亦不泛觀公

惟如此〻其聲實所以大有異於人也然則廉安敢不以君鄉人近時之彰〻在人耳目者望君也哉人多惜君今在散地廉乃為君喜者盖知其養之既益靜而用之當益宏也昔歐陽文忠居夷陵其公事之餘自謂無以遣日而其後亦謂有得於夷陵豈非閑散之日為士君子培養之時乎君滿尚寶卿且三載將有獻績之行司丞劉君暨給事張君合徵言以為贈尚寶偕六科列署禁近吾儕朝夕與處相得甚驩不敢以不文辭焉

贈劉太守德資陞任松江序

今東南財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嘉湖尤甲于東南朝廷視數郡之守殆與他省方面等其授之不輕而重也非一日矣邇者松守員缺銓部以侍御劉君上請　詔曰可士大夫聞邸報皆謂是郡在劉君為宜君登成化戊戌進士出補松陽令從官廉明不避權勢貂璫漁利擾人必力沮之令上海齦齕豪強禁不得肆隣邑有訟不決往往越境赴君譽日以起尋陟南臺憲度嚴肅奉　璽書清戎西蜀尺籍無隱漏民不稱冤士大夫謂宜者豈不以此耶君將之官同鄉之仕于南都者咸欲得言以贈

君而祠部劉君景玉李君希先謬以見屬庶謂世稱蘇松之難爲者大抵財貨之易以溺人耳昔人有言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廉閒君去上海邑之粮長數十人惜君行李蕭然爭持五百金走數舍地爲道路費君秋毫無取慰而遣之去任如此則在任從可知矣作邑如此則作郡從可知矣上海松之屬邑前無御史之風聲後無太守之尊重當其爲之已翕然稱理則於今日又從可知矣然則君豈但宜於松而已哉或以君在臺端最久凡天下公是非國家大政事其所預議固有人不得

而嘉知者不特見之章奏而已今則歛之於一郡其視昔何如也竊謂此說未然郡守者一郡之休戚係焉它日進而係天下之休戚顧不自一郡始歟君表之宜春人守德資其所至尤以廉介稱

贈僉憲李君之任序

造化主於育物而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殺之不亦大相反乎不然也霜雪之殺正所以為生歲無秋冬不能為春夏論雨露之功又不若霜雪之功為尤大也朝廷建官之意以在外言之藩司者雨露也臬司者霜雪也是兩司之不可失職猶四時之

佐五行之吏之不可失其職也各得共其職則歲功成而治化行矣靈寶李君宗善由南臺轉僉湖臬洞庭瀟湘之澨江漢沅澧之濱雪霜之所不到肅殺之所未加者誰謂無之當此之時其有待於君也必矣將見憲節所指郡縣之貪污酷暴莫不望風而解印綬閭里之豪右武斷莫不畏威而斂踪跡所以為霜為雪者固將徧於湖省而窮簷部屋之下豈不熙熙然得遂其生意乎君往居南臺繩有風釆其所彈劾不避權貴章疏所陳　九重之上多見俞允今日之擢得非　帝心簡在者乎前

之南臺內焉霜雪之地也而所以為肅殺者尤難
為力君之所施已如此則不患湖省之人不被其
澤矣其行也湖省搢紳之在南都者如黃太常廷
威諸公咸徵言以為贈廬備員南科與君皆有臺
諫之責而嘗交章以論事者忝在知君故以得行
其志為君喜且將以慶湖省之人之被其澤也於
是乎言

福建按察司副使郎公輓詩後序

福建按察副使致仕郎公既即世朝野公卿大夫
士相與作為詩章以哀之其子南京吏科給事中

滋字德潤襄而成帙屬廉序之廉後生晚進未得望公履舄成化丁未與德潤同登進士第未幾德潤以公年高陳情終養始知公齒德俱尊在林下無恙也自是德潤問安視膳凡四年而公卒卒四年德潤以服闋起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又其後三年廉以親老乞南復得為同寅交誼甚厚因而知履歷為尤詳焉公諱勝字汝彬領正統辛酉鄉薦明年試南省列名第九主司録其經義以為式對大廷賜同進士出身初授行人久之擢監察御史又久之擢福建副使將滿遂致其事而去時年始

逾六十耳公為御史屢有論奏出清南圻戎從參
視漕河皆著風采為副使督銀冶歲課無損而不
違之徒帖然以寧公之歸老日與鄉之故交遺民
約為社會取歸去來辭卒章語名其會曰樂天蓋
庶幾乎紫桑之風如是者凡二十餘年公性孝友
方仕時尊嚴封御史公在庭輒乘便過家留連旬
月而後去事二兄益謹公居家立朝與夫進退大
節皆足稱道取法宜其既歿而人哀悼之無已也
郎氏嚴之建德大家公年八十四封御史公亦年
八十公從父慶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戶科給事

中河南按察僉事人謂郎氏世多壽考其仕宦家不離臺諫風憲云然以公之孝友德潤之終養則其家教蓋可見矣公歿十年德潤克舉其職 朝廷行推恩之典追贈中議大夫贊治尹煌煌紫誥墟墓有光豈非公身後之慶哉詩若干篇僭序于后俾讀之者有所考見也

贈温江任任先生受封還鄉序

温江任先生因其子漢宗海任南京監察御史蒞朝廷有推恩之典乃辭攸縣丞來宗海任以就封焉未幾 命下進先生爲監察御史元配張令配

羅俱爲太孺人宗海亦加敬秩其前室鄒繼室溫
俱爲孺人同日之間任氏一門父子姑婦內外受
敕者六人人皆稱宗海之能舉其官而先生積德
教子之所致也居亡何先生動西歸之興宗海跽
留之先生曰自吾與汝出仕以來先祠之蘋藻久
違丘隴之松楸弗視不聞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而瀧岡之上無復有子孫臨之之誚乎吾惟有故
鄉之念所以棄此卑冗之職吾豈久於此乎吾歸
矣宗海復跽顧少留先生曰不聞灩澦如馬瞿塘
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之說乎今霜降水涸吾

不趍此以邇岷峨之江來歲春夏之交巴蜀雲消三峽險惡吾將奚往乎吾歸矣於是蜀之仕于南京者謀有以贈先生監察御史趙君克用以廉與宗海同年屬為之序廉聞先攸縣之政甚有古意以其民之疎於禮義也嘗選古詩之關於倫理風化者鋟梓摹印散之鄉村俾人人諷誦有所興起以其科目之恒乏人也抜子弟之秀者聚之庠舍俾肄業其中以其民之強梗不率也召父老于庭反覆戒諭俾就約束自是民俗稍變而租賦歲逋者亦爭輸恐後矣他若新廟學剏河梁建巡司小

著舉行大者轉聞未易悉舉先生字某中成化若
卯鄉試筮仕光祿署正恪恭厥職久之以忤官事
降攸縣丞至定奉　新詔凡京官公事詿誤降者
復原品先生在例中或謂宜少待先生笑曰吾頭
顱如此復奚望我遂決於解官而去先生其知命
之君子與先生歸矣風和日暖尋杜子美之草堂
濯纓乎浣花溪上其樂殆未易以悉述也是為序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二